

冰心傑作選

現代文藝選輯

# 冰心傑作選

中學  
生之  
課外  
優秀  
讀物

大公書局刊行

優秀  
文藝

# 冰心傑作集目次

## 第一編 散文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笑         | 一  |
| 夢         | 三  |
| 「無限之生」的界線 | 六  |
| 去國        | 十一 |
| 超人        | 二五 |
| 閒情        | 二三 |
| 通訊一       | 三六 |
| 通訊五       | 三八 |
| 通訊七       | 四〇 |
| 通訊九       | 四四 |
| 通訊十       | 五四 |

## 第二編 小說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通訊十四  | 六一  |
| 通訊十七  | 六七  |
| 通訊二十八 | 六九  |
| 到青龍橋去 | 七一  |
| 畫     | 七七  |
| 詩     | 七七  |
| 第一次宴會 | 七九  |
| 分     | 九一  |
| 姑娘    | 一〇二 |
| 冬兒姑娘  | 一一〇 |
| 煩悶    | 一一六 |

# 冰心傑作選 第一篇 散文

笑

雨聲漸漸的住了，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。推開窗戶一看，呀！涼雲散了，樹葉上的殘滴，映著月兒，好似螢光千點，閃閃爍爍的動着。——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！

憑窗站了一會兒，微微的覺得涼意侵入。轉過身來，忽然眼花繚亂，屋子裏的別的東西，都隱在光雲裏；一片幽輝，只浸在牆上畫中的安琪兒——這白衣的安琪兒，抱着花兒，揚着翅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，什麼時候，我會……」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默的想。

嚴閉的心幕，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五年前的的一個印象。——一條很長的古道，腳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。田溝裏的水，潺潺的流着，近村的綠樹，都籠在煙裏。月兒似的新月，掛在樹梢。一邊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，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，驢兒過去了，無意中回頭一看——他抱着花兒，赤着腳兒，向着我

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！」我仍是想——默默的想。

又現出一重心慕來，也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——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，泛來泛去的亂轉。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，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。——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，連忙走下坡兒去。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，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，站住了回過頭來。這茅屋裏的老婦人——她倚着門兒抱着花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這同樣微妙的神情，好似遊絲一般，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，綰在一起。

這時心下光明澄靜，如登仙界，如歸故鄉。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，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，看不分明了。

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，真是如同一夢罷了！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，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，騎在很高的白馬上，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，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，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，是這般的靜寂，只拿着一枝筆兒，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？

她男裝到了十歲，十歲以前，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。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：『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！今年幾歲了？』父親先一面答應着，臨走時纔微笑說：『他是我的兒子，但也是我的女兒。』

她會打走隊的鼓，會吹召集的喇叭。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，也會將很大的砲彈，旋進砲腔裏。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，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。

別的方面呢？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，她卻一點都不愛。這也難怪她，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，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，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，裹着很小的腳，匆匆一面裏，她無從知道他們平居的生活。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，放在心上。一把刀，一匹馬，便堪過盡一生了！女孩子的事，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！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，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，燈影下，旗影

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，在劍佩鏘鏘的聲裏，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，祝中國萬歲的時候，這光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！

「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！人生就是一夢麼？」

十歲回到故鄉去，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，在姊妹羣中，學到了女兒情性；五色的絲綫是能做好看的活計的；香的、美麗的花，是要插在頭上的；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；在衆人中間坐着，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；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。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，帶點嬌貴的樣子的。

這也是很新穎，很能造就她的環境——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，還長日掛在窗前。拔出鞘來，寒光射眼，她每每呆住了。白馬呵，海岸呵，荷槍的軍人呵……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。姊妹們在窗外喚她，她也不出去了。站了半天，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。

她後悔麼？也許是，但有誰知道呢！軍人的生活，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！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，不更是抑揚淒惋麼？世界上軟軟溫柔的境地，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？海上的月夜，星夜，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；沉沉的天幕下，人靜了，海也濃睡了，——『海天以外的家！』這時的情懷，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？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！

陰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，還有甚麼？也安於自己的境地了！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，或者便從

「將來」又走向「過去」的道上，但這也是無聊呵！

十年深刻的印象，還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，只是矯強的性質了——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，聽那悲壯的軍節。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，喜歡聽，不如說她是怕看，怕聽罷。

橫刀躍馬，和執筆沉思的她，原都是一個人，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……

童年！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？

## 『無限之生』的界線

我獨坐在樓廊上，凝望着窗內的屋子。淺綠色的牆壁，赭色的地板，幾張椅子和書桌；空沉沉的，被那從綠簾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，只覺得淒黯無色。

這屋子，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。課餘之暇，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，如今宛因去了，只剩了我一個人了。

她去的那個地方，我不能知道，世人也不能知道，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。然而宛因是死了，我看見她病的，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，但是這個軀殼，能以代表宛因麼？

屋子依舊是空沉的，空氣依舊是煩悶的，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。我只管坐在窗外，也不是悲傷，也不是悚懼，似乎神經麻木了，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。

死呵，你是一個破壞者，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！世界既然有了生物，為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，限制他們？無論是帝王，是英雄，是……一遇見你便立刻撒下他一切所有的，屈服在你的權威之下。無論是驚才，絕艷，豐功，偉業，與你接觸之後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！

我想到這裏，只覺得失望。灰心，到了極處——這樣的人生，有什麼趣味？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，又

有什麼用處？又有什麼結果？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，不但我是虛空，萬物也是虛空。

漆黑的天空裏，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，不住的顫動着。樹葉檳檳的響着。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，撲到欄邊來。

我抬頭看着天空，數着星辰，竭力的想慰安自己。我想：——何必爲死者難過？何必因爲有『死』就難過？人生世上，勞碌辛苦的，想爲國家，爲社會，謀幸福；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。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，不過如同一個螞蟻，辛辛苦苦的，替他同伴馱着粟粒一般。幾點的小雨，一陣的微風，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，打死，吹飛。他的工程，就算了結。我們人在這大地上，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，何況在這萬星團簇，縹緲幽深的太空之內，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！如此看來……都不過是曇花泡影，抑制理性，隨着他們走去，就完了何必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，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。勉強定了神，往四圍一看：——我依舊坐在欄邊，樓外的景物，也一切如故。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，我苦痛已極，低着頭只有歎息。

一陣衣袂縹緲的聲音，彷彿是從樹杪下來，——接着有微渺的聲音，連連喚道：『冰心，冰心！』此時昏昏沉沉的，問道：『是誰？是宛因麼？』她說：『是的。』我竭力的抬起頭來，藉着微微的星光，仔細一看，那白衣飄舉，蕩蕩漾漾的，站在我面前的，可不是宛因麼？只是她全身上下，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

神情來，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。

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，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：『宛因，你爲何又來了？你到底還是到那裏去了？』她微笑說：『我不過是越過「無限之生的界線」就是了。』我說：『你不是……』她搖頭說：『什麼叫做「死」？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，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，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，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。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，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，也是結合的。』

我聽了她這幾句話，心中模模糊糊的，又像明白，又像不明白。

這時她朗若曙星的眼光，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，便問說：『在你未生之前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在你既死之後，世界上有你沒有？』我這時真不明白了，過了一會，忽然靈光一閃，覺得心下光明朗澈，歡欣鼓舞的說：『有，有，無論是生前，是死後，我還是我，「生」和「死」不過都是「無限之生的界線」就是了。』

她微笑說：『你明白了，我再問你，什麼叫着「無限之生」？』我說：『「無限之生」就是天國，就是極樂世界。』她說：『這光明神聖的地方，是發現在你生前呢？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？』我說：『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，這天國和極樂世界，就說是現在也有，也可以的。』

她說：『爲什麼現在世界上，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？』我彷彿應道：『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

的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，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，不過現在……」她止住了我的話又說：「這樣說來，天國和極樂世界，不是超出世外的，是不是呢？」我點了一點頭。

她停了一會，便說：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萬物，萬物就是太空，是不可分析，不容分析的。這樣——人和人中間的愛，人和萬物，和太空中間的愛，是曇花麼？是泡影麼？那些英雄，帝王，殺伐爭競的事業，自然是虛空的了。我們要奔赴到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那個事業，難道也是虛空的麼？去建設「完全結合」的事業的人，難道從造物者看來，是如同小蟻微塵麼？」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，抬頭望着她。

她慢慢的舉起手來，輕裾飄揚，以微妙的目光，慈揚着看我，琅琅的說：「萬全的愛，無限的結合，是不分生——死——人——物的，無論什麼，都不能抑制摧殘他，你去罷——你去奔那「完全結合」的道路罷！」

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，似乎要乘風飛舉。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：「我往那裏去呢？那條路在那裏呢？」她指着天邊說：「你迎着他走去罷。你看——光明來了！」

輕軟的衣裳，從我臉上拂過，慢慢的睜開眼，只見地平線邊，漾出萬道的霞光，一片的光明瑩潔，迎着我射來，我心中充滿了快樂，也微微的隨她說道：「光明來了！」



## 去國

英士獨自一人，竟在船頭欄干上，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。一輪明月，照着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，一片晶瑩朗澈，船不住的往前走，船頭的浪花，濺捲如雪，船面上還有許多的旅客，三三兩兩的坐立談話，或是唱歌。

他心中都被快樂和希望充滿了，回想八年以前，十七歲的時候，父親朱衡從美國來了一封信，叫他跟着自己的一位朋友，來美國預備學習土木工程，他喜歡得什麼似的。他年紀雖小，志氣極大，當下也沒有一點猶豫留戀，便辭了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，乘風破浪的去到新大陸。

那時還是宣統三年九月，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，便聽得國內已經起了革命。朱衡本是革命黨中的重要份子，得了黨中的命令，便立刻回到中國。英士繞了半個地球，也沒有拜見他的父親，只由他父親的朋友，替他安頓清楚，他便獨自在美國留學了七年。

年限滿了，課程也完畢了，他的才幹和思想，本來是很超絕的，他自己又肯用功，因此畢業的成績，是全班的第一，師友們都是十分誇羨，他自己也喜歡的了不得。畢業後不及兩個禮拜，便趕緊收拾了，回到祖國。

這時他在船上回頭看了一眼，便坐下，背靠在欄干上，口裏微微的唱着國歌。心想：『中國已經改成民國了，雖然共和的程度還是幼稚，但是從報紙上看見說袁世凱想做皇帝，失敗了一次，宣統復辟，又失敗了一次，可見民氣是很有希望的。以我這樣的少年，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爲的中國，正合了「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」那兩句話。我何幸是一個少年，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，親愛的父母姊妹親愛的祖國！我英士離着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。」

想到這裏不禁微笑着站了起來，在艙面上走來走去，腦中生了一無數的幻像，頭一件事就想到慈愛的父母，雖然那溫煦的慈顏，時時湧現目前，但是現在也許增了老態。她們看見了八年遠游的愛子，不知要怎樣的得意喜歡。『嬌小的妹妹，當我離——時候，她送我上船，含淚拉着我的手說了「再見」就伏在母親懷裏哭了，我本來是一點沒有留戀的，那時也不禁落了幾點的熱淚。船開了以後，還看見她和母親站在碼頭上，揚着手巾，過了幾分鐘，她的影兒，才模模糊糊的看不見了。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，今年她已經——十五——十六了，想是已經長成了一個聰明美麗的女郎，我現在回去了，不知她還認得我不呢？——還有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小友，現在也不知道他們都建樹了什麼事業？』

他腦中的幻像，頃刻萬變，直到明月走到天中，艙面上玩月的旅客，都散盡了。他也覺得海風銳厲，不可少留，才慢慢的下來，回到自己房裏，去做那「祖國莊嚴」的夢。

兩個禮拜以後，英士提着兩個皮包，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門走着，淡烟暮靄裏，看見他家牆內幾株柳樹後的白石樓屋，從綠色的窗簾裏，隱隱的透出燈光，好像有人影在窗前搖漾。他不禁樂極，又有一點心怯，走近門口，按一按門鈴，有一個不相識的僕人，走出來開了門，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，要問又不敢問。英士不禁失笑，這時有一個老媽子從裏面走了出來，看見英士，便走近前來，喜得眉開眼笑道：『這不是大少爺麼？』英士認出他是妹妹芳士的奶娘，也喜歡的了不得，便道：『原來是吳媽，老爺太太都在家麼？』一面便將皮包遞與僕人，一同走了進去。吳媽道：『老爺太太都在樓上呢，盼得眼都花了。』英士笑了一笑，便問道：『芳姑娘呢？』吳媽道：『芳姑娘還在學堂裏，聽說她們今天賽網球，所以回來得晚些。』一面說着便上了樓，朱衡和他的夫人，都站在梯口，英士上前鞠了躬，彼此都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。進到屋裏，一同坐下，吳媽打了洗臉水，便在一旁看着，夫人道：『英士，你是幾時動身的，怎麼他不告訴一聲兒？』芳士還相寫信去問。』英士一面洗臉，一面笑道：『我完了事，立刻就回來，用不着寫信。就是寫信，我也是和信同時到的。』朱衡問道：『我那幾位朋友都好麼？』英士說：『都好，吳先生和李先生還送我上了船，他叫我替他們問你二位老人家好。他們還說請父親過年到美國去遊歷，他們都很想望父親的風采。』朱衡笑了一笑。

這時吳媽笑着對夫人說：『太太，看英哥去了這幾年，比老爺還高了，真是長的快。』夫人也笑着。

望着英士。英士笑道：『我和美國的同學比起來，還不算是很高的！』

僕人上來問道：『晚飯的時候到了，等不等芳姑？』吳媽說：『不必等了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！』說着他們便一齊下樓去，吃過了飯，就在對面客室裏談些別後數年來的事情。

英士便問父親道：『現在國內的事情怎麼樣呢？』朱衡笑了一笑道：『你看報紙就知道了。』英士又道：『關於鐵路的事業，是不是積極進行呢？』朱衡說：『沒有款項，拿甚麼去進行！現在國庫空虛如洗，動不動就是借款南北兩方，言戰的時候，金錢都用在租煙彈雨裏，言和的時候，又全用在應酬疏通裏，花錢如同流水一般，那裏還有功夫去論路政？』英士呆了一呆，說：『別的事業呢？』朱衡道：『自然也都如此了！』夫人笑對英士說：『你何必如此着急？有了才學，不怕無事可做，政府裏雖然現在是窮得很，總不至于長久如此的，況且現在工商界上，也有許多可做的事業，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……』英士口裏答應着，心中却有一點失望，便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。

這時聽得外面院子裏有說笑的聲音。夫人望了一望窗外，便道：『芳士回來了！』英士便站起來，要走出去。芳士已經到了客室的門口，剛掀開簾子，猛然看見英士，覺得眼生，又要縮回去，夫人笑着喚道：『芳士！你哥哥回來了。』芳士才笑着進來，和英士點一點頭，似乎有一點不好意思，他走近母親身旁。英士看見他妹妹手裏拿着一個球拍，腳下穿着白帆布的橡皮底球鞋，身上的白衣青裙，打扮得